

約旦先生来了

薛德尼·勃区曼等 著

叶 丹 译 周煦良 校

約·旦先生来了

[美国] 薛德尼·勃区曼 著
西頓·米勒

叶丹 译 周煦良 校

中国电影出版社

一九六二年·北京

Here Comes Mr. Jordan

by Sidney Buchman

• Seton Miller

Crown Publishers, New York, 1943

約旦先生來了

統一書號：10061•235

中國電影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單含飯寺12號)

開本787×1092毫米1/32•印張4 $\frac{9}{16}$ •字數：60,000

1962年5月第1版 1963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1—2,000冊 定價：0.47元

財經出版社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編者說明

自三十年代后期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这几年里，**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之后，在好莱坞陆续出现了一批所谓的“怪人喜剧”，它们通过性格上有些怪僻的主人公和情节上荒诞离奇的安排，有时甚至还以一定程度的“社会批判”作为幌子，来安定人心，企图证明资本主义制度的永恒性；尽管发生了一些“不太愉快”的事情，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一切终可圓滿解决；例如，资本家可以摇身一变成为“善士”，穷人可以天外飞来巨额的遗产或者娶得有錢的小姐，诸如此类。《约旦先生来了》（我国旧译《太虚道人》）就是这种“怪人喜剧”之一，有些资产阶级批评家甚至将它推崇为这类喜剧中的一部“杰作”。

《约旦先生来了》以一个“命不该绝”的拳击家在飞行失事后两次借尸还魂的荒诞不经的故事，**不仅**利用人人鬼鬼、半人半鬼、半鬼半人之间的纠葛来造成一些喜剧效果，并通过借尸还魂的情节宣传了资本主义制度

永恒的思想。拳击家第一次借一个无恶不作的资本家的躯体还魂，做了一系列一反这个资本家以往行径的“善”事，这说明罪恶不在于资本主义制度，只要资本家改换了一副“善良的”心灵，资本主义的一切罪恶就可以不再存在；拳击家第二次借另一拳击家的躯体还魂，不仅实现了他“命定”要当冠军的夙愿，而且和所爱的女人结了婚——该怎样就会怎样，一切都会圆满，万事如意，资本主义万岁！

作为“怪人喜剧”的一部“杰作”，这个喜剧和好莱坞的一般“打闹喜剧”固有不同，和那些露骨地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因而在艺术上显得十分拙劣平庸的大团圆喜剧相形之下也别具一格。它对于我们研究这种所谓的“怪人喜剧”，是会有一定帮助的。

1963年3月

統一書号: 10061·255

定 价: 0.47 元

第 一 部

阿狄隆但克的一个露营淡入。在阿狄隆但克树林中一片空地上，周围有一圈不整齐的木栅栏，有几所木屋隐藏在树林间。几辆汽车停在大门里面。摄影机向前移动，现出大门，接着继续向前移动，好像我们在走进露营去。大门的柱子上钉着一块大木牌，上面写着：

乔·本德顿

训练营

摄影机继续向前移动，景色化成一个在空地上草草的暂时搭成的露天拳击场。场上乔·本德顿和他的下手戴着保护帽，穿着相当厚的衣服——打得热烈紧张。

（场子周围的临时性的看台上坐着一些人。他们对那两个拳击手随口发出一些批评。）现在我们看到麦克斯·考克尔和查理的近景。麦克斯是乔的经理人——矮个子，结实，神经容易激动——以批评的眼光注视着这场拳击。他旁

边是查理，一个助手①。

麦克斯：（向场上的乔喊叫）用左手，乔！用左手！

近景，现出乔·本德顿，打得他的对手没法还手。从他的保护帽下露出来的那张脸显得年轻、活泼、漂亮，这时候他像小猫那样敏捷。传来了麦克斯的咆哮似的指示。

麦克斯的声音：向前！再打！打！

乔一边挥舞着两条胳膊，一边掉头看看麦克斯。

乔：（笑嘻嘻地喊叫）行，老头子！

乔的下巴上挨了一拳——这使得他的注意力回到拳击上。接着，现出的是麦克斯和查理。

麦克斯：（向乔嚷着）快点——别忘了你在干甚么，听见了吗！你的两条腿怎么死了。（接着，悄悄地向查理说）查理——你现在看到的这个人是下一届的世界冠军！他真猛！

查理：（笑嘻嘻地）他会把墨道克揍死的！

铃响了。

麦克斯：（喊叫）行了！别打了，乔！

拳击场全景。一个助手动手脱下乔的保护帽——这时候，乔向麦克斯的那个角落走去。

乔：嘿，麦克斯，只打了五个回合——我还没怎么

① 助手(handler)：这种人的工作是为了拳击手戴、脱拳击手套，按摩，擦身等。

动手呢。让我再来两个回合！

麦克斯：我说，行了！留些给墨道克尝尝吧！

乔从绳索下溜出来，站在麦克斯旁边。另一个助手脱掉他的拳击手套。查理动手给他披上一件长衣。

乔：（笑嘻嘻地）你看我成不成，老头子？

麦克斯：（勉强地）还过得去。不过速度还不够。

乔伸手去拿场子上小凳底下的小喇叭。

乔：哎，往下说啊——我的身体现在最棒啦，麦克斯！

麦克斯：（把乔身上的长衣拉了拉）你要干甚么——想害肺炎吗？听着——下两个礼拜你还得多多练习呢——知道吗？

乔：不谈那个，麦克斯^①——你最喜欢哪一个拳击手？

麦克斯拉着乔走去，绷着脸，不理他的问题。

麦克斯：来吧，来吧——别胡闹了。来擦身吧。

乔：好吧，经理人。

现在我们跟着麦克斯和乔走，乔拿着小喇叭。

麦克斯：乔——我已经决定，在纽约搞完咱们的训练。一吃完午饭，咱们就拆营房。

乔：哎，老兄！这么说，今天下午我就能上飞机

① 即麦克斯。

了？

麦克斯：你听着——我要跟你商量一件事。把你那架飞机撂在这儿，跟大伙儿一起乘火车回去。你答应吗？

乔：麦克斯，为甚么每一回我开飞机你总要恼火呢？

麦克斯：我没办法！我不喜欢你开飞机——我觉着靠不住！

乔：（拍拍他的小喇叭）我带着这支幸运的小喇叭，还能出甚么事情？（欣悦地抬头望着天空）老兄！——天上的滋味多美啊，我的肺里充满了香甜的新鲜空气，靠在椅子上，拿出这支可爱的喇叭吹起来！你真该听一听。

麦克斯：我在地上难道还没听够那玩意儿！（恳求地）乔——眼下咱们都已经安排妥当了，再过两礼拜就是你一生中最大的一次拳击——而且就要夺到冠军——干吗要冒险呢？

乔：（不顾麦克斯的恳求）那才妙呢！我外号叫飞行的拳击师，报上会说“飞行的拳击师乘火车。”那才妙呢！

麦克斯：乔——

乔：明天在纽约的体育馆见——好不？

麦克斯：乔，这次飞行——

乔：（把小喇叭放在嘴唇边，打断他的话头）来一段 你喜欢的曲子怎么样，麦克斯？

麦克斯：不，今天不要！

乔站住脚吹起来，吹得不高明，但是还合拍。

麦克斯：别吹啦！

麦克斯双手蒙住耳朵，开始奔跑，乔继续在吹。

景化入乔的飞机，背后是清楚的飘着白云的天空，飞机在阳光中缓缓前进。那是一架相当老式的单座的飞机，业余的飞行员借来开着玩的那一种。接着，我们看到机舱里，只有乔一个人，他穿着灰色裤子，敞领衬衫和上衣，或者皮外套。他把飞机的操纵装置锁着，全心全意地沉浸在练习小喇叭的乐趣中，费劲地看着撑在他面前的一张乐谱，用心地校正他吹得不对头的音调。但是一个机尾控制线的近景表明，主要的升降舵控制线振动得很厉害，而且迅速地磨损——马上就要断了。现在乔（近景）在驾驶仓里吹着，音乐声低下来了。乔不练习了，不再按照乐谱吹，往后一靠，吹起一个他很熟悉的、心爱的曲子来。接着，机尾的控制线又磨损了些——然后，突然啪的一声断了——升降舵掉下去了，接着飞机一个大翻身，头向下开始旋转起来。

飞机里，乔（近景）仍然抓紧小喇叭，拼命操纵着控制装置，设法使飞机恢复正常飞行。他并没有流露出

害怕的神色，但是非常恼火。他不停地操纵着。接着，通过驾驶员的窗户，我们看见，在机首下面，遥远的地面像一个疯狂的车轮似地在旋转。最后，飞机有一刹那稍微旋转得慢一点，接着，一边带着刺耳的响声拼命旋转，一边笔直地下降，响声剧烈地增大。

景化入一片广阔的平原，乔和7013使者在那里走着，他们背后是一片辽阔、巨大、没有地平线的空地——我们无法知道那是甚么地方，或者是甚么时间。

乔的伙伴7013使者是一个瘦长的，过分小心而急性子的人，穿着一身眼下叫人莫名其妙的制服。乔的腋下夹着小喇叭，身上的衣服还是跟我们看见他在飞机里时一样，神情非常激动。他不断地把头扭来扭去，看看7013使者，又看看周围，用极快的速度说话。

乔：你说甚么——我死了？你一定疯啦！咱们上哪儿去？这儿干吗……？

7013使者：（冒火地）喂，本德顿先生——别嚷啦！

乔：听着——你讲话一点没有道理！把我全搞糊涂啦！你一定有点疯！

7013使者：你弄得我快要忍不住啦，本德顿先生！

乔：你快要忍——？（接着）喂，我不能在你身上浪费时间。我在纽约有事情，我非走不可！我在这儿怎么去弄一辆出租汽车，或者——？（他站住，向远处

望) 嘿!

远处(从乔的角度看去),在一片灰色的巨大空地上出现了四架银色大客机。没有建筑物,没有地平线。空地的远处隐没在灰色的雾里。

乔的声音:一架飞机!这正合我的需要!

乔和7013使者。

乔:(热切地向一边指着)这里面有一架准是去纽约的!(又开始走动)老兄,我真交运——!

7013使者气喘吁吁地跟在乔后边。

7013使者:本德顿先生,等一等!

乔走得更快,7013使者很吃力地跟着。

乔:(回头喊叫)等一等——不成!我跟你说过,我有急事!

飞机场全景,背景是四架飞机。四五十个乘客等着,男的,女的——老人、青年、白人、黑人——全都穿着日常的衣服。他们分成几小群,每一群由一个护送者管着。乘客们有的高兴,有的悲伤,有的沉思,一个特别的地方是,没有一个亲人给他们送行。在较近的镜头里,我们看见一群群的人;镜头推向靠近飞机的那一群人。约旦先生站在通向飞机的扶梯旁,手里拿着名单,在核对乘客的姓名。他是一个沉着的、上了年纪的人,神情庄重威严,不过有时候眼睛会亲切地眨一下。他穿着一身深颜色的办公衣服,胸前绣着一个小小的双

翼形的图案。这时，一个和7013使者衣服相同的护送者带着他的乘客走来。

护送者：3081使者报告，先生。五位乘客。

约旦：地区？

护送者：澳洲东南部。

约旦：（铅笔尖对准名单）念吧。

护送者：艾特瓦特尔，约翰——

约旦：对。

护送者：盖洛，威廉——

约旦：（查着名单，嘴里在咕噜）盖洛，盖洛——
（找到了）——对。

护送者：柴勃尔，腓德立克。

约旦：（不耐烦地抬起头看）柴勃尔，那是Z起头。
你从G跳到Z，当中没有人吗？

护送者：有的，先生。

约旦：（严肃地）唔，那么，按照字母的先后叫。
你干这一行相当久了，还不懂得手续吗？

护送者：（低声下气地）是的，先生。我错了。请原谅，先生。

约旦：往下说。

护送者：汉基，阿丽西阿。

约旦：汉基，阿丽西阿——对，（接着）我说，这样好一些，对不？

护送者：是的，先生！英格尔，彼得——

突然传来乔的声音。

乔：嗨！哪一架是去纽约的？我该向谁买票？

约旦：（抬起头，有点着恼；接着对护送者）再说一遍，甚么名字？

护送者：英格尔，彼得——

但是，乔的声音又插进来。

乔的声音：嗨，这儿是谁负责？

约旦这一回分明恼火了，他把名单夹在身边，向侧面看去。

乔在人群间闯过来；7013使者满头大汗，慌慌张张跟在后面。

7013使者：本德顿先生——你别这么闹，成不成！

乔：闹甚么？我不过是打听一架飞机罢了！

约旦向乔走近几步。

约旦：喂——喂——甚么事？

7013使者：（行了个礼）我是7013使者。没甚么事，先生。

乔：没甚么事——目前还没甚么事——事情可不小呢，要是我——（他突然停住嘴，向约旦）你是头儿吗？

7013使者：（厉声地）放规矩点，本德顿先生。这是约旦先生！

乔：（根本不理会）喂，约旦先生——下一班飞往纽约的飞机——我该向谁买票——？

约旦：（厉声地向7013使者）这是甚么意思？

乔：甚么意思？我正要告诉你——

7013使者：（不理睬乔，向约旦）一个很难对付的家伙，先生——一路上跟我拼命一样闹到这儿！

乔：跟他拼命一样！你听这是甚么话？（向约旦，指着7013使者）喂，别白费时间，跟这个傻瓜扯淡；他有点神经病！你知道他一直跟我说些甚么——一直跟我说我死啦！

7013使者：（忍不住了）你的的确确死了——要不然，我才不要你哪！

乔：听见了吗？

约旦：（安详地）恐怕你是死了。

乔：（吃了一惊）甚——甚么？

约旦：死了。

乔：（冒火）你也这么说？嘿，你一定也疯——！

乔停止不说下去，因为约旦的眼睛盯着他看，威严的脸色把乔慑住了，乔变得规矩些了。

乔：（轻声地，不大相信地）死了——？

约旦：（迅速地）请等一等。

约旦走回到以前的地方，跟护送者和那一群人在一起。乔留在那儿，目瞪口呆。

约旦：（仔細看着名单，向护送者）把最后一个名字再说一遍。

乔和7013使者的近景，乔吓得目瞪口呆，惊慌失措地盯着周围。

护送者的声音：英格尔，彼得。

约旦的声音：英格尔，对。

护送者的声音：柴勃尔，腓德立克。完了，先生。

现在现出全景，约旦在核对最后一个名字；乔焦急地看着他。

约旦：柴勃尔，腓德立克。对。（指着飞机）你们可以走了。（接着叫）下一批，請过来！

护送者跟着柴勃尔走进飞机；另一个护送者带着他的乘客走上来。但是，乔走到约旦跟前，打断了这个程序。

乔：（恭恭敬敬、沒有把握地）嘿——约旦先生——对不起。我不明白——你——你不会逗我吧？

7013使者：（想把他拉回去）本德顿先生——！

乔：（繼續对着約旦）我的意思是——你——你的话靠得住吗？

7013使者：当然啦！！

乔：可是，我——我觉着人挺好啊——？

7013使者：（向約旦）別理他，先生。

约旦感到兴趣地打量着乔，向他和7013使者走近一